

<<国王的人马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国王的人马>>

前言

景观社会中的爱情场景 ——《国王的人马》代序 胥弋 一提起小说《国王的人马》，读者也许会想到美国桂冠诗人、新批评派代表人物——罗伯特·佩恩·沃伦那本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的同名小说。

不过，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是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书——法国“影射小说”（roman à clef）《国王的人马》（Tous les chevaux du roi），它于1960年问世，书名源于一首法国民歌《在宫殿的台阶上》（Aux marches du palais）。

读者也许会问，何谓“影射小说”？

顾名思义，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小说，人物的真实姓名在书中被隐去。

之所以要选择这本法国版的《国王的人马》，还要从小说中男主角的原型——法国文化奇才居伊·德波说起，几年之前，德波所导演的影片首度出版全集，由导演奥利维耶·阿萨亚斯监制，没想到这套影碟很快就流入国内盗版市场，被我收入囊中。

德波的影片《景观社会》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构成的，有时甚至影像全无，其中夹杂着一些导演本人的画外音，这种极端的形式令人惊叹，观众不禁会问，导演究竟是何许人也，其电影所要表达的是什么？

2009年，笔者有幸在巴黎书市漫游，无意中发现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的厚厚的德波文集，它几乎出现在所有书店的醒目位置。

与此同时，德波的重要著作《景观社会》（Société du Spectacle）和《景观社会评论》等，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了。

时隔40年后，似乎已经被人淡忘的德波，不知何故再度引起世人的瞩目。

居伊·德波（Guy Debord，1930—1994），法国作家、诗人、电影导演和社会活动家，“情境主义国际”（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，简称SI）的创始人和理论建构者，是一位极具煽动性的争议人物。

他出生于商人家庭，因父亲早亡而家境衰落。

中学时代的德波，迷恋上被超现实主义者奉为鼻祖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，遂将其视为毕生崇拜的偶像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德波自夏纳中学毕业后，只身来到巴黎，与一些先锋艺术家交往甚密，经常游荡于巴黎左岸一带，开始其职业社会活动家及艺术家的生涯。

“字母主义国际”（Letterist International）是一个成立于1946年的“极简主义”地下团体，它脱胎于第四国际，由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追随者组成。

1957年7月，其核心成员德波、伯恩斯坦、阿思格·约恩等在意大利一个乡村的酒吧里，决定与另一组织——“意象主义包豪斯”（Imaginst Bauhaus）合并，于是创建了“情境主义国际”。

1967年，德波的经典论著《景观社会》问世，该书后来在“68年5月风暴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运动中出现在巴黎街头的各种标语和口号，有许多出自这本书，例如：“打倒景观—商品社会”、“废除阶级社会”、“大学终结”等等。

德波通过构建一种“景观”的概念，来揭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，其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、马尔库塞和卢卡奇对商品的批判。

迈克尔·伯恩斯坦是德波的第一任妻子，也是SI的创始人之一。

为了给该组织募集资金，她曾在报纸上撰写关于用占星术预测赛马的文章。

《国王的人马》为其小说处女作。

小说故事情节以她与德波的“开放式婚姻”为蓝本，同时也是对法国作家拉科洛的书信体小说《危险的关系》和萨冈的青春小说《你好，忧愁》的“易轨”（détournement）——将先前存在的艺术元素重新应用于一个新的整体。

伯恩斯坦将二者的讽刺和虚构融为一体，调制成一部在诸多层面上均获得成功的“影射小

<<国王的人马>>

说”。

对法国最激进的先锋派分子来说，这本书的成功证明了法国当代文学的破产，同时也表达了情境主义者对心理小说的蔑视。

《国王的人马》是对《危险的关系》的一种狡猾改写。

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巴黎人的前卫意识。

像《危险的关系》中的人物一样，该书的男女主人公吉尔和热讷维耶芙也卷入一场诱惑游戏当中。

艺术批评家吉尔与热爱艺术的年轻姑娘卡洛儿产生恋情，热讷维耶芙因为害怕失去吉尔，虽心有不甘，却不敢作声。

而这种表面上的潇洒，无法掩盖二人恋情的终结。

不久，她与文学青年贝特朗不期而遇，发生了一夜情。

假期来临，吉尔夫妇去南部小城圣-保罗度假，也将卡洛儿和贝特朗带去。

在那里，他们最终各奔东西。

吉尔带着卡洛儿去了荷兰，热讷维耶芙则与贝特朗来到了卡涅，住在女友埃莱娜家里。

热讷维耶芙发现自己仍然爱着吉尔，回到巴黎后，她与埃莱娜产生短暂的同性恋情，之后便与贝特朗分手。

吉尔回来了，他最终抛弃了卡洛儿。

贝特朗去当兵了，埃莱娜与女友去了美洲，卡洛儿则沉湎于对爱情的回忆中。

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起点。

但吉尔似乎已经另有新欢。

虚假的面具之下，隐藏着真实的痛苦，年轻人道德缺失的焦虑，萦绕在左岸与蓝色海岸之间的那一片苍白的浮云，留给人们无限的怅惘和失落……这部作品中的“恶”被替换成一种观念——“婚姻是开放的”，这种嬉戏很可能是受到“波特拉奇”（Potlatch，直译为：冬季赠礼节）的影响，这是一种北美印第安人的节日仪式，部落酋长在仪式中将食品和财物全都分送给他人，坚持赠予，拒绝交换，这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，对于早期的情境主义者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。

德波所创办的情境主义杂志也因此而得名。

伯恩斯坦的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并不是什么“开山之作”，就连她本人后来也承认这是一桩纯粹为了赚取稿费的苦差事。

即便如此，如今那些关注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的人仍津津乐道，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关于他们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，而且还是对他们的观念及来自其内部的“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”的机智诙谐的评论。

对于广大读者来说，这是一个充满智慧、又十分迷人的关于情境主义技巧运用的精彩范例。

小说中居伊·德波扮演了一个冷漠的自由思想家；伯恩斯坦扮演其女友，还有一些次要角色，如画家阿思格·约恩等等。

小说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法国“68年5月风暴”中的先驱人物——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精英们的集体群像。

《国王的人马》中有一段男主人公吉尔与卡洛儿的对话（见本书第2章），自1960年出版以来，它被大量地引用，据说是波德莱尔之后在法国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话。

1966年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编印的小册子《关于大学生活的贫乏》中引用过，这本小册子最终成为“68年5月风暴”的导火索之一，它将“对学生生活的批判”升级为“对社会现实的批判”。

它巧妙借用了美国早期西部故事的连环画《潘趣和思科》，将其中一幅关于马背上的对话的插图，采用剪接拼贴的方式进行“易轨”，替换成小说中那段经典的对白，这是情境主义者们惯用的手法（见本书附赠藏书票）。

德波与伯恩斯坦相识于1952年，两年之后他们结婚，这段婚姻维持了八年时间。

婚后二人住在圣马丁大街的一间狭小的公寓里，那里毗邻古老的中央市场（les Halles），平凡而嘈杂，到处阴暗却充满生机。

<<国王的人马>>

真实的爱情场景便在那里上演。

当时，他们虽然没有固定工作，却过着一种快乐而充实的清贫生活。

为了去实践一种“精神地理学”，他们在午夜的巴黎游荡，穿梭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中，脚踩着黝黑发亮的鹅卵石，完成一次又一次超现实主义的“漂移”（dérive），记录下日常生活的各种体验。

在存在主义者经常出没的“花神咖啡馆”、“双叟咖啡馆”旁边，是德波与情境主义者一起聚会的肮脏的“莫内乌咖啡馆”（chez moineau）。

在那里见不到衣冠楚楚、油头粉面的布尔乔亚们的身影，过去厮混的往往是小偷、妓女、皮条客以及酒鬼，这些都是诗人维庸和作家热内笔下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。

他们终日四处闲逛、声名狼藉。

衣衫褴褛的德波，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我比大多数写作的人写得少，但是我比大多数喝酒的人喝得多。

“作为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的领袖人物，他意气风发，冷酷而富有魅力；做事雷厉风行，进行闪电般的爱情，珍惜同志间的情谊……小说中的爱情场景，也使我自然联想到当下，生活在景观社会中的人们，他们仍然活在一个虚构的乌托邦中。

商业的高度发达和信息的快速传播，迫使人们被囚禁于景观的牢笼中。

虚幻的媒介让人把景观当成了避难所，它充斥在我们周围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且无所适从。

景观的影响还在日益加深，它控制着我们全部的生活，让我们为之沉迷，被其奴役，终生无法解脱。

我们尚未摆脱“集中景观”的束缚，却又戴上“扩散景观”的枷锁，最后成为空前绝后的“综合景观”的囚徒。

在景观社会中，一切皆可消费，爱情也不例外。

人们不再拥有自我意识，只能无条件地、一味地屈从，人们随波逐流，看不清未来……

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全都是景观社会中的“套话”，爱情也变得苍白无力。

所有的反抗与叛逆几乎都是徒劳的，注定会被看作是白痴和笑柄。

因此，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，对景观社会的批判，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身处一个如此典型的景观社会中，人们不禁会对“爱的可能性”提出深深的质疑…… 2011年8月15日于京 这些夫人穿的，护胸甲上的，大厅里小提琴上的，广场中小号上的蓝色饰带，全都混杂在一起，呈现出一种在小说中更为常见的景观。

——红衣主教莱兹

<<国王的人马>>

内容概要

《国王的人马》是史上最离奇、最耐人寻味的小说之一，是一部生动地披露“情境主义国际”内幕的小说。

它的灵感来源于拉克洛的经典小说《危险的关系》，以及弗朗索瓦·萨冈的畅销小说《你好，忧愁》。伯恩斯坦将二者的讽刺和虚构融为一体，调制成一部在诸多层面上获得成功的“影射小说”。对于法国最激进的先锋派分子，小说的成功证明了法国当代文学的破产，同时也表达了情境主义者对心理小说的蔑视。

《国王的人马》是对《危险的关系》的狡猾改写，小说中，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的创始人居伊·德波扮演了一个冷漠的自由思想家；作者伯恩斯坦扮演其女友，还有一些次要角色，如画家阿思格·约恩等。小说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法国“68年5月风暴”中的先驱人物——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精英们的集体群像。

<<国王的人马>>

作者简介

米歇尔·伯恩斯坦，生于1932年。与其前夫居伊·德波一样，是“情境主义国际”的创始成员之一。该组织解散后，她成为了法国左派报纸《解放报》的文学评论家。《国王的人马》为其处女作，于1960年出版。之后小说迅速售罄，在长达40年间难得一见，直到2004年才在法国再版。

译者简介

周国强，1944年生于上海，196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，1976年调入武汉大学法文系，任法国文学教授，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。翻译作品达50余种，约700

万字。

主要译著有：雨果《笑面人》、鲍里斯·维昂《岁月的泡沫》、帕尼奥尔《我父亲的光荣》、普鲁斯特《重现的时光》（合译）、杜拉斯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》《英国情人》、萨洛特《天象仪》等。

<<国王的人马>>

书籍目录

<<国王的人马>>

章节摘录

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快就明白了卡洛儿很是讨我们的喜欢。

我只是在前一天才听人说起她。

那是在一个小型画展上，陈列厅里挤满了那些注定成不了名的画家，他们每逢有画展开幕式必到。

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些过去的朋友，他们也正是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的人。

画廊的女主人已经感到这个画展是不会取得成功的，她放开高亢的嗓门，汲汲于引起众人的注意，谈论的却是她的鞋子，好让一位重要来宾明白她已经将成败置之度外。

与常规相悖的是开幕式后没有鸡尾酒会，来宾没什么可喝的。

我用目光寻求吉尔的救助。

我看到那位画家正激动地对他高谈阔论。

他们身边已经围起了几个人。

这位画家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，浑身散发出某种过时的现代派气息。

吉尔在反驳他的观点，显得不厌其烦，我很欣赏他的悠然自得。

老画家已经和我们的上一辈一起玩完了，可他并不因此泄气。

他很爱我们。

我想，正是我们的青春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青春。

而我却卷入了与他老伴的谈话。

“我该把我的女儿带来，”她说，“她和您年龄相仿，可她就是长不大。

和您相处会对她大有裨益。

”宽厚和厌烦不大能兼容。

我掂量着老太太苍白的慈爱。

像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发育还有些迟缓的，我真不愿意去考虑她的教育培养问题。

可是还得关心一下。

我询问小姑娘现在干什么。

“画画。”

我相信她有才华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”“像她父亲一样，”我冒冒失失地说。

就这样，我又了解到问题不在于弗朗索瓦-约瑟夫的这个女儿，而是在第一次婚姻……在说完一句话的当儿，我热忱地表现出了想见她的欲望。

我的热心肠会不会导致错觉呢？

我真愿意吉尔在我的位置上。

他当然会比我更和蔼可亲。

之后，她还讲到女儿最要好的朋友贝娅特丽丝，后者写出对她的年龄来说很漂亮的诗歌，老太太正准备把她刚买的这本兰波诗集送给她。

最后，她邀请我和我的丈夫第二天共进晚餐。

晚餐很愉快。

弗朗索瓦-约瑟夫不再考虑他那些画会有怎样的命运，完全放松下来了。

他的朋友们一一罗列出三十年前的那些观念，还是挺有趣儿的。

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黑色幽默那么看好，以至于连他们的愚蠢言行都能被模棱两可地乱评一通。

当大家提及那个经销图画而不出售小蛋糕的女人，粗俗不逊地议论她的妩媚之处时，弗朗索瓦-约瑟夫为她翘起的屁股大加谏辞。

“不像你，卡洛儿，”他说，“你还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能让男人喜欢呢。

”“我会赶上潮流的，弗朗索瓦-约瑟夫，”卡洛儿一边回答，一边在椅子上优雅地扭动。

弗朗索瓦-约瑟夫显然对这个赶上潮流非常敏感，使我难以助他一臂之力，为他使卡洛儿摆脱自闭而做出的努力加一把火。

<<国王的人马>>

他在沉默，恐怕长久以来，他都处于这虚假的姿态中。

也许，正因为卡洛儿是这种尴尬的关怀的对象，我才关注到她。

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轻而易举地便能让五十岁的男人明白，她觉得他们都是些老朽，这一点卡洛儿远胜过别人。

我利用她去厨房煮咖啡的机会，前去给她帮忙。

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很受欢迎。

她站着，看上去个子矮小，纤弱得不可思议。

散乱的刘海，剪得短短的金发，穿着打扮像个小淑女，雪白的衣领翻开在蓝色的罩衫上，从外表看不出她有多大。

她做出笨手笨脚的样子。

卡洛儿不是在煮咖啡，而是在毫无掩饰地瞎胡闹。

她是想让我晕头转向，身陷其中，只要我可笑地为她提个建议，表现出有丝毫干家务的本事。

陷阱躲过去了，却还是于事无补。

我能装出来的淡漠，去冲水，去找咖啡杯，使我暗中得以脱离那群正在议论几家不大出名的出版社的人们。

我俩给他们端上一种黑乎乎的饮料，招来一阵友善的愤怒。

我们一块儿成了众矢之的，油然而生同谋之感。

为了扩大这一优势，我对大人们中的父母亲说话，把稍带些挖苦的谈话主题转向卡洛儿。

弗朗索瓦-约瑟夫因为能说说自己的女儿而高兴，口若悬河。

卡洛儿却显得惊惶失措，沉默不语。

我听说她住得很远，在十六区，她会弹吉他。

吉尔也不吱声，他望着我们，目光中流露出我熟悉的关注。

然而，却是我提出用我们叫的出租车送送小姑娘。

当吉尔在走廊上碰到我的时候，他亲切地问我，我们接下来还干什么。

我回答说：“当然是征服她啦！”

“我不记得在车里还说什么了。”

我挺好，我累了。

很自然地该轮到吉尔辛苦一下了，哪怕只是出于礼貌呢。

然而，当时的情况仿佛丝毫没有难为他。

我们途经皮加尔（Pigalle），那里有一家副食店很晚还开着。

我们去买了酒和咸杏仁。

卡洛儿斜睨着我们惊讶的神色，仿佛是请求照顾，要了一些醋渍小黄瓜。

吉尔帮她要了一大堆，还要了醋泡洋葱，一些刺山柑花蕾，鬼知道，然后彬彬有礼地把这些东西奉献给她。

我又加上我的一份：红辣椒、绿辣椒，看上去不难看，还有一个优点：就是不能吃。

我们各有各的地位，既迷恋他人，又为人所迷。

我们爬上九楼，中间还转过了许多走廊。

我们来到了屋顶间。

没错儿，卡洛儿就住在那里，那是个保姆房间，她给几位朋友的孩子当家教，用得来的钱付房租。

她说，就这样，她得以享受完全的自由。

如果她想呆在父母家，二老恐怕不会拒绝。

可是这样的话，她就不可能为她自己，也为别人显示出炽热的证明。

我们像印第安苏人似的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席地而坐。

吉尔给卡洛儿演示，把瓶子轻轻地在墙上敲打便可开启酒瓶的方法。

我们重又喝起酒来。

卡洛儿的吉他弹得很好。

她随即十分腼腆地把打褶的裙子换成了牛仔裤。

<<国王的人马>>

她说，“这是我在小男孩的服装柜台买的。

”她面对着我们，盘腿坐在她狭小的床上。

卡洛儿歌也唱得很好，而且是一些经典歌曲：美丽的女孩，芳龄十五，她们的男朋友打仗去了。

在河边丢失了金戒指的女孩，因为季节流逝而哭泣，不愿意变心哟。

去树林里的女孩，后来让人在海上思念，而旅途却没有尽头。

我对自己说，她并不蠢。

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此可爱的宠物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她挺讨吉尔的喜欢，他给她买了那么多小黄瓜，还用低沉好听的嗓门和她说话；我也喜欢她。

其实，我的情感难得有超过这个界限的。

这个女孩，就她二十岁这个年龄而言，喝酒的时候还算规矩。

有时也就着瓶嘴儿喝，那是为了表示她是个自由的女人：她还不时用眼角瞟我一眼，大概是在等待我掩饰不住流露出嫉妒的时候吧。

她用一种有点儿偏低，带点儿稚气的嗓音唱歌，她说，这是烟所致，可我很清楚，那是想要取悦于人。

而为了取悦我们，她还找来一些动人的小故事，用于向我们说明她还那么年轻，那么天真，那么信任所有富有浪漫气息的善良的人。

吉他是她的忠实伙伴，她与之形影不离。

她什么都不懂，除了绘画和大海，什么都不爱。

当然，还有一只毛毛熊。

凌晨三点，有人敲门。

我们喧闹得这个样子，邻居们出来干涉不足为奇。

然而，敲门的不是邻居。

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个卡洛儿。

同样的个头，同样的年龄，同是那种少年的步调，十分瘦弱，却不那么纯洁无邪。

两个人还都是剃成小平头的金发。

这个卡洛儿不友好地瞥了我们一眼，转眼间就把裙子换成了牛仔裤，肯定也是在那个小男孩服装柜台买的。

这时，贝娅特丽丝做了自我介绍。

我确凿地对她说我久闻大名。

她则照她说的，认识我很高兴。

这时，我仔细一瞧，她并不像卡洛儿。

她们所共有的金发和她们的羸弱给人深刻的印象，然而，贝娅特丽丝脸上的神色显得不善与人交际，我行我素，总之，不是那么可爱。

卡洛儿多么明显地希望有人疼爱，以她的不设防来取悦于人；贝娅特丽丝便是一味的防范，尽是咄咄逼人的礼貌。

最后，她拿起另一把吉他，一边用目光打量着我们，一边弹奏起来。

我和吉尔走的时候，她们还在弹，不过，吉尔已经和卡洛儿约定，第二天下午再见。

累了，还有点醺醺然，然后有一张大床，和心爱的男人睡一觉，实在是一件乐事。

况且，这还是刚才那个女孩给我们唱过的故事啊。

我们很幸福，我们也很相爱。

爱我们自己，爱卡洛儿，有点朦胧的爱，而且确实是睡觉的时候了。

“你高兴吗？”

“我问吉尔。”

他点点头，然后用手搂住我的脖子。

我也挺高兴。

“你喜欢她吗？”

<<国王的人马>>

”我又问道。

我的回答和他一样，也是肯定的。

这挺正常。

总之，如果吉尔喜欢的女孩和我喜欢的不一样，这就可能在我们之间引入一个分手的因素。

……

<<国王的人马>>

编辑推荐

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革命者，《景观社会》的作者，法国68年5月风暴先驱人物居伊·德波的真实爱情生活。

<<国王的人马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